

没有哪一支运动队象中国女排那样令中国人欢欣鼓舞了。女排姑娘们创造了太多的又与我们太远的传奇。然而,有则故事则离我们很近。

故事的主人公叫曹淑芳。富平县庄里镇人。1966年在庄里中学初中毕业时以优异成绩被西安体育学院录取。但是,“文化大革命”无情吞噬了她的深造机会。她回到家乡参加生产队劳动。1970年底,一个偶然的机会,21岁的她才被招进省体工大队女篮集训队。后来又阴差阳错地调进女排。在此之前,她连排球从来就没摸过。

曹淑芳说,她当时动摇过,也掉过眼泪,但她还是选择了从头的练习,排战人生。曹淑芳身高1.81米,练习托球,救球,反反复复的跌爬滚打,要付出比别人几倍的代价。作为主攻手,要有重炮轰击,又要掌握高超的拦网技巧。她

说:“拦网,既要盯上传手的动作(防止其网上传而打‘二次球’),判断击球手的击球点,又要准确掌握起跳时间,难度非常大”。每次训练,几百次纵跳之后,身疲力竭的她没有垮下或退却,她每天都给自己“加餐”——球队训练结束后自己再单个练习。

曹淑芳知道自己的“软肋”所在。一个在西北体育场搞建筑的乡党回来告诉我:“你那老同学(指曹)把苦吃了。每天早晨围着体育场跑圈。下大雪天,我们工队都停工了,她还在跑。”听到这么一个“大龄”青年在人生旅途上,为了证明自己而拼命奔跑不息的情形跃然

在目,我顿时眼眶都湿润了。有次去西安,我走着去了南门的体育场。跑道竟然是煤渣铺的。我想像着曹淑芳迈着矫健步伐昂首奋进的英姿,我默默祝福她成功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,几年的摸爬滚

“狠”的战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。多年默默无闻的省女排一时奇峰突兀如日中天。在1976年全国锦标赛上技压群芳。决赛中竟然将所向无敌的第一队打了个“3比0”,为咱省夺得了历史上第一个全国锦标赛冠军。值得一提

的是,同年七月,她们竟战胜了当时“四连冠”的原班人——国家女排。艰辛的磨砺与实战的洗礼,曹淑芳的排球技术技巧极具个性特色。那时,中国惟一的体育杂志《新体育》连篇累牍地专题介绍,分析她的发球、扣球与拦网技术。省报也多次详细的报道了她刻苦训练的情况。1976年以后,曹淑芳作为中国女排主攻手,多次和人们熟悉的女排名将张云芳、孙

晋芳、陈招娣等一起,为中国女排冲出亚洲,夺取世界冠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在曹淑芳保存的一份美国的《华侨日报》上,主教练袁伟民在1976年10月10日答记者问时,第一个介绍的队员就是曹淑芳。

年届三十的曹淑芳才离队到省女排二队任教。后又考进陕西体育学院,毕业后继续从事教练工作。

我们说女排精神就是拼搏精神。在曹淑芳成功的履历上写满了“拼搏”二字。相信自己,超越自己,正是她不变的信念与不懈的追求。

曹淑芳当是我们身边把握机遇,拼搏人生证明自己成功的典范,我非常乐意将这个好故事讲给你听。因为这个故事尽管时过境迁,但仍非常新鲜。

三秦人物



吴明

不睦,尤其晚年著《嘉祐杂志》一书,“诋公尤力”,对欧公攻击也甚多。欧阳修的好友梅圣俞多次给欧提及此事,欧公始终连问也不问。后来江某去世,欧阳修还亲往吊唁,又向其家人主动提出由他来写墓志铭,在文章中竟无一字贬损江的话,

给予了很公正的评价。其襟怀之宽阔,为人之磊落,绝非那种雀儿肠肚者可比。

这就是欧阳修的人格魅力,也是千年以来欧公为人敬仰的重要原因。

臧否人物

欧阳修,字永叔,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,是著名的“唐宋八大家”的中坚;官也做得很大,从地方州官一直到中央政府的参知政事,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

的副总理级,算是名副其实的高干。他从政四十多年,几起几落,历尽曲折坎坷,但他始终光明磊落,坦荡为人,不仅赢得了同时代人的称赞,也留下了许多千年佳话。

据宋人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记载,他任参知政事时,宋英宗让他推荐可以执掌国事的人,他在一份奏事札子上“荐可以为相者三人”即王安石、司马光、吕公著。这可是当时大出许多人意外的。就这三个人来说,当时对他可都是不怎么样的,而且多少多少还有些恩恩怨怨的矛盾纠纷。比如王安石,他比欧阳修小14岁,是个很傲气的人。当初他和欧阳修还没有什么交往,在学术观点上两人也不相同。欧阳修是朝廷大官,而且名冠当时。欧的學生曾巩,曾多次积极引荐王安石去拜见欧阳修,王

安石始终不肯见。后来王安石入朝做官,他们见了面,欧阳修写诗:“翰林风月三千首,吏部文章二百年。”把王安石比做唐朝的韩愈,给予高度评价,可是王安石还有些不买账。再比如吕公著,欧阳修做颍州太守时,吕曾为他的僚属。但是,在当年庆历改革之争中,吕公著的父

欧阳修的胸怀

□若白

亲吕夷简位居宰相,把欧阳修视为范仲淹的朋友,将其既贬既陞,再贬滁州,直接参与了迫害欧阳修。按常情说,他和吕公著有世仇。再就是司马光,虽同朝为官,实际上是欧阳修的晚辈了。在英宗为追认其生父的争议中,司马光正是欧公的主要对立面,而且对欧公攻击甚烈。但是,对这三个人的使用,提拔,欧公却毫无成见,“于晦叔(吕公著)则忘其嫌,于温公(司马光)则忘其议,于荆公(王

安石)则忘其学术,世服其能知人”。再一件事,就是欧阳修对于苏洵父子的提携推荐。按当时的社会风气,一个人要举进士,首先需要当朝名家的称赞和推荐才有可能成功。但是,苏洵父子当时身处边远的四川眉州,仅是一介布衣书生,轼、苏辙兄弟同榜题名,随后他看了苏洵投递的文章,又积极向朝廷推荐了苏洵。由于欧阳修的宽宏大度和慧眼识人,热情提携举荐,中国文学史上就多了一位天才卓越的伟大诗人——“唐宋八大家”的三苏。这恐怕也是后人应该感谢欧阳修的一点。

这是对待活人。欧阳修对已逝的人,无论其生前与自己有过什么过节嫌隙,仍然给予客观公正评价。据《能改斋漫录》载,有个叫江休复的人,与欧公是同时代的诗人,诗词书法选诣不错,但是一些与欧公

不像其他著名文化人那样持中庸态度:或“不薄新诗爱旧诗”或“新诗旧诗全都爱”,而是“一面倒”,一概扣向“旧体诗”的怀抱。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新诗,甚至反对新文化运动、反对白话文,反对简化字……

按说这些事实属于文化领域、学术范畴,充其量激起同行的反对批评、引发圈内的争论商榷,与男女感情问题没有直接关联。但是,在当时绝大多数年轻新派知识女性的心目中,像吴宓这样的人,绝对有“迂腐”、“守旧”、“封建卫道士”和“老夫子”之嫌,所以很难使她们产生爱慕之情或思想共鸣。

遗憾的是,吴宓却偏偏认不清自己,认不清形势。他误以为自己是风流倜傥的浪漫才子,误以凭借“平平仄仄”的诗篇和“之乎者也”的文章,就能像司马相如、贾宝玉一样,赢得“卓文君”、“林黛玉”们的芳心……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,他所钟情和追求的女士,往往不是古典式温柔贤惠的贤妻良母型,而是新潮、外向、开放、风风火火式的人物。据说,为此曾气得老父亲把他怒斥为《红楼梦》中的贾瑞,把他的女朋友比喻为王熙凤。

吴诗人在美国留学期间,仅凭同学介绍,没跟本人见面,就稀里糊涂与陈心一女士定下了婚约!事后吴宓通过多方咨询,很快又表示反悔;但拘于情面,还是在归国后草率成了婚。婚后,已经做了三女之父的吴宓,继续狂热地追求昔日情人毛彦文。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,他竟然把很大的日记、情诗统统都拿给妻子看,妻子忍无可忍,同意了分手……不料,毛女士对这一切无动于衷,欣然嫁给了已年逾古稀的前北洋政府高官熊希龄——吴宓终于落了个“鸡飞蛋打”。

恋爱失败,吴宓照样作诗,而且一口气连作了三十八首《忏悔诗》。第一首是:

事成无补方知悔,情到千时恨最深。倩女吹笙引凤去,孤灯深夜剩悲吟。

调皮的學生钱钟书大概称喜于自己预言中的,又来源趣找乐,继续嘲讽毛女士、调侃爱浪漫但不浪漫的老师——

中年欢乐托无题,想少情多近玉溪。

一笑笑夫鸡犬事,甘愿黄九堕泥犁。

他把吴宓比作唐朝那位惯作“无题”诗、虽痴情但也常失恋的大诗人李商隐,又说先生为情所累,像宋代诗人黄庭坚一样,甘愿殉情堕入地狱……

读书人的书读得越多,就越象那上瘾的吸毒者一样不可救药,任谁拿他都没办法。这样的人活到世上,往往不容易被世俗社会所接受。芸芸众生大都是为了吃饭而活着,他却说活着要吃饭,道不同不相为谋。古希腊哲学家奥基里斯常在木桶里读书思考,让帝王亚历山大发了慈悲之心,屈尊前往想帮助他。岂料这奥基里斯非但没有虔诚诚恳地对“浩荡皇恩”表示感谢,就“好风凭借力,送我上青天”,反而平静的对这一国之君下了逐客令:“站开些,别挡住我的阳光。”这具有象征意义的“阳光”,奥基里斯素来从心中悟出了些什么?常人无法得知。他就像一个孤独的旅人,踉踉跄跄地向前,寻找着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,或者是他丢失的东西,确切地说,他也不知道要寻找的是什么东西,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特立独行的艰难背影。在我们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,难免有人要给奥基里斯来个标识——不是我们年少时的恶作剧,给课桌前排的同学偷偷贴上画有大王八的纸条,而是一个词:傻B。

从某种程度上说,读书人还真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。他拥有一颗好奇的心,用童稚般澄净明亮的眼睛不断搜寻着未知的世界。

古时,别人求写文章或字后,给予作者的报酬,叫润笔。亦即今日之稿费也。王羲之的和尚写道德经,换了十几只肥鹅。皇甫谧为福先寺作记,每字铜三匹。得报酬最多者还要数司马相如,汉武帝的皇后阿娇失宠后,被禁锢在“长门宫”,阿娇请司马相如作赋,内有“悬明月以自照兮,但清夜于洞房”。呈汉武帝,武帝感悟,“皇后复得幸”,阿娇给司马相如“黄金百斤”作酬谢。看来,这润笔钱,小至几只肥鹅,大至“黄金百斤”,相差确乎大矣!在这样悬殊的润笔钱面前,古今名人,对润笔的态度,据考证,相差不啻乎大矣!概述之,有如下种种:

大书法家于右任,从来不收润笔。我家就有于右任写的一副对联“风云龙虎真奇异,民物乾坤在大同”。是我兄长从前在三原县某商行当学徒时,于先生回家探亲(三原县人)长兄托人向于先生求书,分文酬谢未要。于先生一生清贫。据传他在重庆时,穷得买不起葡萄酒;在南京时,穷得请客要精打细算;在台湾时,穷得睡不起床。但于先生为人写字,从来不收润笔。

扬州人怪之一副郑板桥,写字悬有价目表。这个康熙秀才、雍正举人、乾隆进士的才子郑板桥,因助农民胜讼及办理赈济,得罪

了豪绅而被罢官后,回到扬州老家以卖字画为生,他高悬《板桥润格》:“大幅六两,中幅四两,小幅二两,条幅、对联一两,扇子、斗方五钱,凡送礼物食物,总不如白银为妙;公之所送,未必弟之所好也。送现银则心中喜乐,书画皆佳。礼物即属纠缠,赊欠尤为赖账。年老体倦,亦不能陪君子作无益语言也。”人活着就得吃饭穿衣,吃饭穿衣就得花钱,以自己的劳动获取正常的工资资料,这是完全正常的。郑板桥之开诚布公、诙谐有趣,叫人十分喜爱。正如唐寅那首《言志诗》说的:“不炼金丹不坐禅,不为商贾不耕田。闲来写就青山卖,不使人间造孽钱。”

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韩愈,被讥为收“谀墓金”者。唐代大文学家韩文公,才华横溢,誉满华夏。但一生多次为人写墓志铭,且又对死者言过其实,好话说的过了头,从而得得了很大的润笔,赚了許多钱,被人讥为“谀墓金”,“谀墓”者,拍死人马屁也。人们对韩愈的敛财之道是看不起的。

古人云:“道德文章。”“道德”在“文章”之前。这墓志铭,如今少人写也。但有些文人的敛财之道,似乎类似韩愈,甚或青出于兰而胜于兰。余以为为文者,且莫学韩文公也。

史海钩沉

20多年了,睡前阅读几乎成了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,不阅读就无法入睡。我总觉得,自己睡觉前读上几十页书,才能梦觉酣甜,才能夜无空醒,才能在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感觉到精神的充实和饱满。

睡前阅读的嗜好也使养成了喜欢购书的习惯。我的不间断的购书就是为睡前阅读购买“精神食粮”。每个月我总要去书店买回几本书,出差在外,书店是必去的一个地方,也总会带回几本书来。日积月累,20余年来,我竟拥有藏书1000余册,虽然称不上藏书连壁,充栋连床,倒也不乏中外名著,新书古籍,一年365天,我每天睡前都会翻看数十页不同的书。

我的睡前阅读,只不过是鲁迅所说的“随便翻翻”,并没有刻意苦读的意味,恰如陶潜所说:“好读书,不求甚解;每有会意,便欣然忘食”。阅读时,我也随手做一些笔记,画一些杠杠,做一些记号。随便翻翻也罢,不求甚解也罢,都不怎么重要,重要的是睡前阅读的习惯成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,渐渐地肚子里有了墨水,谈吐中也多了一些理趣,自己的笔下也如清泉般流淌出了几百篇文学作品。这,都是睡前阅读回报给我的财富。

赵太国

年近八十岁的张中行先生,前几年魔术般推出了《顺生论》、《负瓠琐话》、《谈文论语集》等数部散文集和学术专著,其产量之高、书格之奇、文笔之妙,为当代所罕见。张中行年轻的时候,他的老师熊十力曾亲笔给他写过影响了他人一生的座右铭:“每于日于忙之中,吸取古今大著述,读之,至少数页,切勿间断”。张中行先生做到了这一点,他数十年如一日的睡前阅读终于水

读书人容易犯傻

□刘三余

城,阿基米德其时正在沙滩上演算一道几何题,看到罗马士兵赶来,他急忙说:“请别弄乱了我们的几何题。”见士兵兵压根儿不理这茬,挥刀就要砍他,阿基米德又恳求道:“请等一下,让我算完这道题。”可悲的是,这道题终究没算完,他就牺牲在那士兵的战刀之下。

读书人永远长不大的例证,在中国,我想说说自说自话的孔融。孔融让梨的故事,

了孔融,而且还残忍地谋杀了孔融一双不到10岁的儿女,看你的嘴快还是我的刀子快?曹操作为一代枭雄,罗列罪名,剪除异己,势出必然,而作为同样是文章光华的曹操,文人相轻,斗量相煎,凡事一旦染上了血腥,恐怕就不是一个“傻”字所能诠释的。

“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颜如玉。”这话原是宋朝一个皇帝老儿逗着学子们玩的。想想被后人尊为“万世师表”的孔圣人

嬉笑怒骂,皆成文章,这是人们对大家笔下的赞誉。文章如四平八稳,像官话一样逢源,那就乏味了。我喜欢读文人的骂,骂得痛快,骂得有水平,骂中有好文章。敢骂的文人,个个都是硬骨,比那些附庸风雅,歌功颂德的用文人都好得多。李敖改写的《三国演义》卷首词:“李敖文章如滚水,浪花淘尽英雄。”自称五百年文章第一,有人不服,但作为李敖的文人骨气,五千年也无第二。他骂的程度,硬是给某些要人扒裤子,如此揭丑,也只有李敖敢做敢为。这样的文人硬骨,教人佩服,这样的文章读起来痛快。文人以笔作七寸剑,不是文人,是斗士。李敖骂国民党与公愤慷慨“真是不要脸了!”又骂“蒋宋美龄不要脸了。”“国民党大官小官副德性,我们听得多矣。”在《论国民党的“美感”》中,有一段精彩的对话,李敖对国民党不仅反感,还有恶感。问:他们没有好感可以说吗?答:如果有好的话,也不成比例。问:那为什么

读者杂谈

不写一点他们的好感?答:我不是干这行的。

马克·吐温曾大发狂言:“国会议员有一半都是狗娘养的。”引起议员们的强烈抗议,马克·吐温只得在公开场合表示:“我收回我的发言,国会议员有一半不是狗娘养的。”马氏著作,多有讥骂嘲讽。还

骂“官痴”更绝:说明朝的一位官员死在官位上,到了清朝雍正年间还魂魄不散,人死了“鬼魂”依然占着官位。更妙的是,活人来了个捷足先登,与“鬼魂”争位子,真可谓骂煞争官争位恋权之輩。

鲁迅曾指出:“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:这是婊子!如果她是良家,那就是慢骂,倘使她实在是做笑生淫的,就不是慢骂,倒是说了真实。”鲁迅骂叭儿狗、骂文坛上的鬼蜮,无一不

针见血。文人的骂,表现的是文人的气概,这种胆量,如同《三国演义》中赤膊上阵的许褚。中国有御用文人,外国有桂冠诗人,都是歌功颂德之輩。文人的骂,是文坛的一道风景。嬉笑怒骂,皆成文章,这原是宋人黄庭坚之言,向往这个境界达到这个境界还需要文胆。鲁迅先生顺手一挥,便可入木三分,李敖赤膊上阵,自称“敢死队”,都是文坛巨擘。

滴石穿,他成了大器晚成之人。

我也知道,睡前阅读,并不是可以马上见效的一门功课,它需要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积累,积累到一定的程度,说不准就会领到一笔连自己也会感到意外和惊喜的“利息”。

睡前阅读,莫大之福。

滴石穿,他成了大器晚成之人。

我也知道,睡前阅读,并不是可以马上见效的一门功课,它需要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积累,积累到一定的程度,说不准就会领到一笔连自己也会感到意外和惊喜的“利息”。

睡前阅读,莫大之福。

滴石穿,他成了大器晚成之人。

我也知道,睡前阅读,并不是可以马上见效的一门功课,它需要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积累,积累到一定的程度,说不准就会领到一笔连自己也会感到意外和惊喜的“利息”。

睡前阅读,莫大之福。

滴石穿,他成了大器晚成之人。

我也知道,睡前阅读,并不是可以马上见效的一门功课,它需要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积累,积累到一定的程度,说不准就会领到一笔连自己也会感到意外和惊喜的“利息”。

睡前阅读,莫大之福。

滴石穿,他成了大器晚成之人。

我也知道,睡前阅读,并不是可以马上见效的一门功课,它需要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积累,积累到一定的程度,说不准就会领到一笔连自己也会感到意外和惊喜的“利息”。

睡前阅读,莫大之福。

滴石穿,他成了大器晚成之人。

我也知道,睡前阅读,并不是可以马上见效的一门功课,它需要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积累,积累到一定的程度,说不准就会领到一笔连自己也会感到意外和惊喜的“利息”。

睡前阅读,莫大之福。

滴石穿,他成了大器晚成之人。

我也知道,睡前阅读,并不是可以马上见效的一门功课,它需要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积累,积累到一定的程度,说不准就会领到一笔连自己也会感到意外和惊喜的“利息”。

睡前阅读,莫大之福。

滴石穿,他成了大器晚成之人。

我也知道,睡前阅读,并不是可以马上见效的一门功课,它需要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积累,积累到一定的程度,说不准就会领到一笔连自己也会感到意外和惊喜的“利息”。

睡前阅读,莫大之福。

只漂亮的小瓷杯子,最好是光洁如玉描着茶花兰草的那种。金陵才子苏童写出成名作《妻妾成群》,说的不就是一只茶壶几只茶杯的故事, 闹例一演,立马就红成个熟透的水蜜桃。像凤姐这样描花绣朵的金杯子男人肯定不舍得扔掉,只有她反过来把茶壶砸了。也有例外,张爱玲应该是只金杯了,可胡兰成照样不拿她当真,也是,胡先生手上杯子太多,武汉的小周、温州的范秀美,还有一个护士,他的准则是一个也不能少,我在丛中笑。同是才子,徐志摩跟他不一样,他见一个好的就扔一个旧的,陆小曼又豪赌又吸毒,哪一点比张幼仪好吧,因为他是一个新杯子,可他就一直捂在心窝口。

胡适为公斯文,标准的好老公,可花起心来也是情痴情种的高派,在美国有个人高马大的洋女人,还带回徽州试探老娘;后来又有个女同学,还有杭州的小表妹。江冬秀这只旧茶杯一直甩不掉,也是江冬秀太厉害,有次抱着儿子在胡适面前高高举起剪刀:你再提离婚,我娘俩死给你看。胡适小白脸吓变了色,不知后来他拿什么法子哄住了这个小棚的徽州女人。从南京去台湾时,他唉声叹气只拿到一张船票,不知道如何将老婆带走。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生死关头,还死死记着结发夫妻,可见,杯子虽不好,用长了,用顺手了,也会舍不得丢。

名人轶事

吧,他老人家周游列国的鼓吹儒学之路,其实也就是他不断求仕而不得的历程,有时候竟混到了“惶惶如丧家之犬”的份儿上。综观孔子的一生,“穷于周周,围于陈蔡,受屈于季氏,见辱于阳虎,凄凄以至于死。”对于他个人,也许是失败,但恰恰是这种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的“失败”,又成就了作为大思想家大教育家的孔子。在当今“人生如梦,抓紧胡弄,人生太短,喝死算完”的混世魔王眼里,这孔夫子一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拗非常,该算是天下第一傻吧?

随着人类智力的不断开发,如今聪明人是越来越多了,世界便显得越发的拥挤,不是60亿人的身躯相妨碍相碰撞,而是他们永无止尽对物质享用的欲望。而站在人生边缘上不时犯傻的读书人,由于不合时宜,便显得象大熊猫那样弥足珍贵。旁人视“他人即地狱”,他却以社会良知的名义,一门心思的和自己过不去,字字踟蹰,在绝望和梦想之间跋涉,富于笔墨穷于命,诚如曹雪芹所云:“满纸荒唐言,一把辛酸泪,都云作者痴,谁解其中味?”

文人的骂

有一位以文章出名的台湾作家柏杨,也善骂,骂官鬼,骂官场,骂丑陋的人性,文章极为痛快。柏杨骂“丑陋的中国”,李敖说他是骂蒋氏父子,不便直骂,改口骂“中国人”。骂中国人是假,骂权贵是真。

我国旧时的文人中,也有许多愤世嫉俗、有骨气的文人。所谓的“孤愤之书”,便是蒲松龄借鬼狐骂世之作。纪晓岚写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。冷峻之笔,多有痛快淋漓之处。袁枚

滴石穿,他成了大器晚成之人。

我也知道,睡前阅读,并不是可以马上见效的一门功课,它需要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积累,积累到一定的程度,说不准就会领到一笔连自己也会感到意外和惊喜的“利息”。

睡前阅读,莫大之福。

滴石穿,他成了大器晚成之人。

我也知道,睡前阅读,并不是可以马上见效的一门功课,它需要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积累,积累到一定的程度,说不准就会领到一笔连自己也会感到意外和惊喜的“利息”。

睡前阅读,莫大之福。

滴石穿,他成了大器晚成之人。

我也知道,睡前阅读,并不是可以马上见效的一门功课,它需要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积累,积累到一定的程度,说不准就会领到一笔连自己也会感到意外和惊喜的“利息”。

睡前阅读,莫大之福。

滴石穿,他成了大器晚成之人。

我也知道,睡前阅读,并不是可以马上见效的一门功课,它需要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积累,积累到一定的程度,说不准就会领到一笔连自己也会感到意外和惊喜的“利息”。

睡前阅读,莫大之福。

滴石穿,他成了大器晚成之人。

我也知道,睡前阅读,并不是可以马上见效的一门功课,它需要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积累,积累到一定的程度,说不准就会领到一笔连自己也会感到意外和惊喜的“利息”。

睡前阅读,莫大之福。

滴石穿,他成了大器晚成之人。

我也知道,睡前阅读,并不是可以马上见效的一门功课,它需要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积累,积累到一定的程度,说不准就会领到一笔连自己也会感到意外和惊喜的“利息”。

睡前阅读,莫大之福。

滴石穿,他成了大器晚成之人。

我也知道,睡前阅读,并不是可以马上见效的一门功课,它需要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积累,积累到一定的程度,说不准就会领到一笔连自己也会感到意外和惊喜的“利息”。

睡前阅读,莫大之福。

滴石穿,他成了大器晚成之人。

我也知道,睡前阅读,并不是可以马上见效的一门功课,它需要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积累,积累到一定的程度,说不准就会领到一笔连自己也会感到意外和惊喜的“利息”。

睡前阅读,莫大之福。

滴石穿,他成了大器晚成之人。

我也知道,睡前阅读,并不是可以马上见效的一门功课,它需要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积累,积累到一定的程度,说不准就会领到一笔连自己也会感到意外和惊喜的“利息”。

睡前阅读,莫大之福。

滴石穿,他成了大器晚成之人。

我也知道,睡前阅读,并不是可以马上见效的一门功课,它需要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积累,积累到一定的程度,说不准就会领到一笔连自己也会感到意外和惊喜的“利息”。

睡前阅读,莫大之福。

滴石穿,他成了大器晚成之人。

我也知道,睡前阅读,并不是可以马上见效的一门功课,它需要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积累,积累到一定的程度,说不准就会领到一笔连自己也会感到意外和惊喜的“利息”。

睡前阅读,莫大之福。

滴石穿,他成了大器晚成之人。

我也知道,睡前阅读,并不是可以马上见效的一门功课,它需要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积累,积累到一定的程度,说不准就会领到一笔连自己也会感到意外和惊喜的“利息”。

睡前阅读,莫大之福。

滴石穿,他成了大器晚成之人。

我也知道,睡前阅读,并不是可以马上见效的一门功课,它需要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积累,积累到一定的程度,说不准就会领到一笔连自己也会感到意外和惊喜的“利息”。

睡前阅读,莫大之福。